

國語第十九

吳語

韋昭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迎之江

闔廬之子姬姓也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羊姓也

吳伐越越之弓樛李闔廬而外後三季夫差伐

越報樛李也越逆之江至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

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申矣而未嘗有所挫也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季奢誅子楚員

之申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豐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

國語第十九

拾決鈞弜也拾擇也言申胥等豐謏用兵眾必勝未拾化之猶一人謹賦而百夫競箸決拾而放之勝未

可成成猶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

不可曰授命授命猶命也王不如設戰約辭行成曰喜其

民戰後也約卑也成焉也言不如設戰自曰廣侈吳

王之心也侈大吾曰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

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

既罷散其民而天絃之會安受其燼絃之會猶解之燼餘也

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諸稽郢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設顯然希幣

行禮也顯猶公平路也設私告於下執事曰管者越國

見禍得臯於天王見禍於天得臯謂傷闔天王親趨

王趾曰心孤句踐孤足也而又宿效之也宿寬君王之

於越也繫起以人而肉白骨也繫起也使白骨至厚也孤系

設忘天災其設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曰重得臯於下執事重得臯

也家臣稱老親委重臯頓顙於

邊委猶歸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

也屬會也殘伐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曰鞭箠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御寇句踐請盟一介嫡

國各身九

女執箕箒一不咳姓於王官也因禮曰內女於天子曰

備百一不嫡男舉槃也日槃承也日隨諸御承也日奉也承也日奉也承也日奉也承也

臣宦賢之屬嘗櫛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

之裁制夫征諸侯之禮也征稅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

埋之而狐搨之是日無成功搨也今天王既對殖

越國日明聞於天下對殖也殖也殖也殖也殖也殖也殖也

也備聞而又刈凶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勞也勞也勞也勞也勞也

四方之諸侯則何實日事吳實也設使下臣盡辭唯

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忠於齊齊欲伐也

將許越成而無拂吝慮也拂也若越既改吝又何來若

其不改反行吝振旅焉伐也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吝中矣之疆也

大夫種勇而諱謀既還玩吳國於殿掌之上日得其

忠還轉也夫固知君王之益威日好勝也益猶

故婉約其辭日赴逸王忠也婉順也少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日自傷也使吝中矣鈍敝民人離落而日日

惟悴憔悴也後安受吝燼夫越王好信日

悉民四方歸之季穀告戰日長炎炎進也及吝猶可

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傳吳王

國語卷之九 身語 二 空請書堂

國語卷之九 身語 二 空請書堂

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越曾足隆盛也且為大虞虞度也

若無越則各何且言權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四越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且盟為何言兮君王舍申矣之

未乾喻足且結信矣且盟為無益兮君王舍申矣之

威且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

遂成不盟遂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起將且伐齊申胥進

諫曰晉天且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

禍者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

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公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裕過也

裕饒也其民殷用也殷盛也且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

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

燮服士且伺各間戚猶惕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

且為息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豈能涉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王

盜天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且人為鏡見成敗且

云水鑑當管楚靈王不君君不得為其臣箴諫且不入

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高被漢且象

帝舜闕穿也彼雍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旋羅蔽楚

國且間陳蔡間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不修方城

國語卷之九 吳語 三 吳語卷之九

之內北方城楚踰諸曼而圖東國諸曼陳蔡也東三歲

於沮汾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自服吳越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于豫章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之中三日乃見其滴人也臨名也王呼之曰余

不食三日矣也王枕其股自覆於地王寐醒

枕王曰壤而公之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

棘圍棘圍不內棘楚邑也乃入羊尹申亥氏焉申亥楚

尹無寓之子也傳曰王以公夏將入鄂羊尹無寓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拜王命而弗誅惠軌大焉乃求王遇

諸棘王縊申亥負王曰歸而土埋之其室申亥曰王縊

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忠記也言此

諸侯之耳今王既變禹能已德修而後忘也

功而高高下下巨罷民於姑蘇高高起姑蘇臺名在

近湖天彼吾會都鄙穢也夫吳民離矣肉離體所傾

譬如羣鷁一箇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眾譬

被矢則百羣皆走巨言吳民臨王世無方收也也

還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世猶有及焉主弗聽十

二季遂伐齊魯哀十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

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

國語卷九 吳語 五

左傳書堂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曰寡人帥不驥吳國之役

遵汶之上汶汶水名不設多又唯好之故不設多又

之故也唯好恩好今大夫國子與其眾度曰犯獵吳國之師

赴國子齊卿國書也天若不知有皇則何曰使下國

勝下國吳自謂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

申胥讓也曰咎各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先王闔

也帝天譬如農夫作耦曰刈穀四方之蓬蒿言子為耦

先王其猶耕耨者之有耦曰成其事也曰大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名

於荆謂敗楚於相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

逸樂而處曰念惡處居也居則念出則寡各眾眾各

也吳民離矣體撓亂百度撓攬也曰妖孽吳國言越為妖

何所傾之屬撓亂百度度度也曰妖孽吳國言越為妖

也吳今天降衷于吳東諸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鐘鼓宴式靈之式用也設告於大夫申胥釋劔

而對釋解曰管晉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曰能

遂疑計惡遂決也曰不陷於太難今王播棄黎老播

也黎黎黎而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曰余令而不違不

也言草夫不違乃違也道也夫不違亾之階也夫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而遠其大息息

在後故王若不得志於齊而曰覺寤王心吳國猶世

遠也

世也世也先君之得之也必有臣取之得謂言楚也傳

味勤味勤此也其凶之也夫有臣日闔廬會不

取之取之此也其凶之也夫有臣師日班處宮復

為楚所為楚所用能援持益臣也而驟救傾臣皆

不也不也今王無臣取之言無而天祿亟至也是吳命

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臣見王之親為越禽也員

請先死辟易將死而縣吾目於東門臣見越之入

吳國之凶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樹目見

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吳

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也殺申胥夫差日

之間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屬之濟

水也水也臣會費公于黃池黃池地名在魯魯哀十二年

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率師公海澨

淮臣繆吳路逆入於淮臣繆吳王還歸之路敗王子

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友夫差太子也夫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滿江江吳江也或曰襲吳入其

郭郭也焚其姑蘇其大自越亂告也吳王懼乃令天

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也今吾道路悠遠

也悠長無會而歸與會而先誓孰利先誓先王孫雄曰

夫危事不齒

王孫雄吳大夫也齒季也季次對

雄設先對二者尊

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

而奔走遠無正就也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

宋今睢陽徐也今將夾溝而膠我

我將成其志曰見天子

曰侯伯之禮也吾須之不能

待見天子之不忍若越聞俞章

先之先使吳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曰濟事欲決一計來先王孫雄進顧指諸大夫曰危

事不可曰為安死事不可曰為生則無為賢知矣

與我同長老也雖憐彼近其國有遷我繇慮無遷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曰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今夕必挑戰曰廣民

心批晉求戰曰廣大請王厲士曰奮其朋執朋羣也

辱其不厲者備具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

我既執諸侯之柄為因王曰歲之不穫也無有誅

焉責諸侯之貢賦也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也諸侯必說

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忠挺寬也一日惕一

也

也

也

日雷雷徐也也。曰安步王忠也。行必設。曰此民也。對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曰此民對之。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土。秣，稟也。夜中乃令服髮擐甲。

夜中夜半也。服，執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夜中環貫也。中，鎧也。

外曰陳士卒百人，曰為徹行百行。徹，通也。曰百人通。

人謂之。行頭皆官帥，繼鐸拔稽。二君皆云官帥大夫。

變大夫此一行，安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

戰也。鄭後司農曰：為稽計，疾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也。

也。犀，犀之有文理者。也。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

產謂子南曰：子哲建旌提鼓，斷擊也。旌，挾經秉枹。在

上大夫。女嬖大夫。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也。載常建鼓，挾

也。秉，執也。也。十旌一將軍。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

經秉枹。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帥也。為萬人曰為

劣陳人。正四故，如也。皆白常白旂，紫中白羽之。矰望之

如茶。交龍為旂，紫中白中，也。矰，矢也。王親秉鉞，載白旗

曰中陳而大。秉鉞，載旗也。夕，軍火如之。火如中，軍載

之。屬皆交常衣，旌丹中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為

朱羽，也。丹形也。又軍火如之。皆平常平旗，衆中鳥羽

之。矰望之如罌。罌，漆中也。尚為帶中三萬。帶中，三萬

攻雞鳴乃定。既陳大誓，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鳴鐘鼓丁寧鐘弓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鐘弓與鐸各異物

鳴之與勇恠盡應三軍皆譁譁各異物鉦也

聲勅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飭治也乃令董

偁請事馬演請問也曰西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亂古亂天先期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

貢獻尊入上帝鬼神而不可言告言無祀告祭無姬

姓之振也也振枝廷遠來告孤日夜相繼也甫

富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兮是具信負晉眾庶不式

諸戰獲楚舉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將不長事

目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

先君之班嚴次當進則不設不設過退則不可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次在今日言欲戰

之外藩離董褐將還主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

王士五人坐於王旁賈唐二君云稱也左畸刺左

皆乃進自剄於客旁賈唐二君云剄

報客使外士自剄示其威行刺士用命也昭謂魯

定十四季吳伐越越王使臯人自剄吳故夫登

容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魏韓魏燹虞魏

容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魏韓魏燹虞魏

之效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也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息類也傳曰肉食者無累

小則變委嫡子以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畔大則越入吳

將甚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主其許之先無呂

待危主趙鞅也然而不可赴許也許空也趙鞅許諾

誓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疾身充觀示使褐

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請貞於陽卜修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

孤且下密適於天子無所

逃逃比也適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曰咎吳伯父不

失晉極必率諸侯此晉述天子先讓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也

不夫四皆必四皆必今伯父有

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也禮不備廢朝聘之禮禮不備廢朝聘之禮

用命孤禮佐周公且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且休

君息君息也周公周之今君掩王東海且溢名聞於天子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也雖短不

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况

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賜圭

伯執躬伯執躬也諸侯是且設辭辭不事夫諸侯無二

國語卷十九 吳語 十一 必靜書堂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曰干其不祥也干犯而

曰吳公孤股不順越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吳王許

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

會越聞愈意悉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

勇獲師赴師曰為過實於宋曰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勇獲吳大夫也赴師出卒也郭高也託

吳王夫差既退亏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亏周王孫

大夫勞曰晉者楚人為不道不承莒王事曰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遠也吾先君闔廬不負不忍也貫被中

帶劔挺鉞鐔鐔鐔也曰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

舉栢舉之戰在魯魯定四季天舍世衷衷善也言天楚

師敗績王公其國昭王遂至亏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

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

王作亂不避天子故曰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祀也其父

子事事不相能夫樂王作亂是曰復歸亏吳事兄弟

闔廬之弟也傳曰夫樂王先今齊侯任不鑿亏楚任

歸自太故不能定楚而歸也

也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又不承莒王命曰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內蔡盈曰伐晉昭謂兄弟魯

昭伐夫差亦不肯不忍被申帶劔挺鉞鐔鐔遵汶伐博

別都也相聖於艾陵唐尚書二公鑿夫須也昭謂鑿

甫艾陵之戰在上傳曰天舍其衷齊師還而還夫筮

五月房博至五贏是也豈設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一歸不稔於歲齊之

期季不至於穀也余松江源淮關溝浚水出於商魯之

間巨微於兄事之國兄弟諸夫筮言有成事設使苟

告於下執事言能也成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

紹言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也也紹也

誠嘉之也替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

王云堯也昭謂子顛篡大教王余心豈忘息血不唯

下土之不康靖乃息王室也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

也伯父若能燹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伯父多

歷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也已侈天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傲也越大夫種乃倡

謀謀始也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巨

也我不可巨忘也日臣嘗卜於天日皆日也上於

成既罷成既罷其民天教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燕

市無交米交米米之姦而困鹿空虛員曰困其

民以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贏蒲也贏蚌天占既

見人事又見諷也我蔑上夔矣王若今起師巨

會彼之利無使失悛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也罷歸吳王將取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而

也遠矣而巨

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也若事奉而赴我言赴我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大將不能之會也言吳邊鄙雖已

戰否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吳

王若愠而又戰愠怒牽逐可出使出若不戰而結成

成王安扈取名而公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

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越王句踐問

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且為穹原弗使

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徵要唯是車馬發申率伍

既具無巨行之行猶請問戰奚巨而可也包胥辭

曰不知也謙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能博

取於諸侯取貢設問君王之所且與之戰者問政惠

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設不分也觴

名豆肉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聽樂不盡聲不

五音求且報吳願且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且

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歿者吾葬之老其

老教長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且報吳願且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且戰也此小惠未編王曰越

國之中吾寬民且子之忠惠且善之吾修令寬刑施

民所欲公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且報吳願且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且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

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

何餘則使貧富皆利之求曰報吳願曰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曰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國則晉北

則齊國南北皆曰嘗權皮幣玉帛子女曰賓服焉未

嘗設繻亦曰報吳願曰此戰包胥曰善哉蔑曰加焉

然猶未可曰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

則不知民之極極中無曰銓度天下之眾寡也銓稱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茲饑勞之缺不勇則不能繼疑曰

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庸苦成大

夫種范蠡泉如之屬曰吳為不道來茲吾社稷宗廟曰為兮原

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矣申率伍

既具無曰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啟

訪諸大夫問戰奚曰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曰

情告無阿孤孤將曰舉大事何也大夫舌庸乃進對

曰審賞則可曰戰兮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大夫苦成

進對曰審罰則可曰戰兮王曰猛嚴猛則大夫種進

對曰審物則可曰戰兮王曰辛物旌纈物色徽幟之

屬辨大夫蠶進對曰審備則可曰戰兮王曰巧御守

備巧審密不大夫泉如進對曰審聲則可曰戰兮王

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王乃命右司大令於國

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

曰苟任戰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也王乃令於國

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二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讒計策及職事所當陳

曰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昭替之疾筋力不足臣勝中疾者告是也告孤不審將為戮

不利詐非實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執也過五日道

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太夫人向屏屏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皇子也外

有辱皇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遂王不

出屏婦人禮後乃闔必闔填之閉也王背

側席而坐特也禮息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

太大夫向檐說云檐屋外邊也唐尚書云屋名王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系修內有辱於國皇子也

均也也甸土不外有辱皇我也自今日也後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也外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

大夫遂王不出檐乃闔必闔填之王背

而坐示息王乃之壇壇在野所曰講劉

而行之至於甸之制所斬有皇者曰莫如此曰

環璲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璲璲寔百問明日

有皇者曰曰莫如此不越其伍之令明日曰

有皇者曰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曰

有皇者曰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曰

兒斬有鼻者曰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
 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辜者曰告
 十日者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
 為我少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也轉入子為我禮已重
 矣東曰太父子歸漫而父母之世也漫後後若有事各
 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曰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四五人皆在
 此事若不捷則莫妻也捷勝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
 明日徇於軍曰有昏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昏瞽之疾其歸若已若女也後若有事各

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曰勝中矣忠行
 不足曰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餽上下皆斬有
 鼻者曰徇曰莫如此忠行不果果勇於是人有致死
 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也處止進而不進退而不退父而不父又而
 不又身斬妻子鬻鬻賣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
 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曰為父又
 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笈曰其私率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私率君子王所親近有忠行者明日將自
 戰於江及昏乃令有司銜枝泝江五里曰須須後

夾今又軍銜枝踰江五里巨須也夜中乃令必軍

又軍涉江鳴鼓中水巨須中夜中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巨夾攻我師乃不待旦夾中

分其師將巨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越王乃令其

中軍銜枝潛涉涉潛也不鼓不譟巨襲攻之吳師大

北北軍敗奔走曰北越之必軍又軍乃遂涉而越之又

大敗之於漫漫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高也三戰三北三戰三北

也也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

使人行成曰管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謙而反之也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越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

猶與天之不祥不設蠲祀許君成呂至于今今孤不

道得享於君王君王曰親辱於孤之敝邑孤設請成

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管天呂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呂吳賜越孤設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吾乃不

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呂吳賜越孤不設不受

呂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以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

也其與幾何言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

章東海口夫婦三百唯王所安呂漫王季夫婦各三

外洲也夫蹙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焉後當

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

孤何呂視於天下夫幾將以使人說於子胥也說告曰
使以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目見員也
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月上征上國國中宋
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玉珪也夫唯能下其羣
臣且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羣臣且

國語第十九 吳

國語第二十

越語上

韋昭解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

椒遂入越越子保亏乃號令於三軍號呼曰凡我父

兄號今三二軍而言父兄輩者方在兄弟及國子姓危厄親而呼之也國子姓在衆

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

之政知政謂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賈賤

夏則飲皮飲取寒則飲絺絺葛也精曰旱則飲自水

則飲車且待玉也夫雖無四方之息然謀臣與爪身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稊笑皆雨既至必求之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兮

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曰成也曰寡

君句踐五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設徹聲聞於天王

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起不足且辱君矣不

也願且金王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

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赴寡君帥越國之眾且赴君之師赴唯君多又之

必又在君所用也若且越國之皇為不可殺也將焚宗廟將

不血也係妻孥係繫也歾生同命沈金玉於江不為吳所禽虜得之

有帶甲五千人將且致以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且帶甲

萬人且事君也言殺越皇且得帶甲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悉考與其殺是人也盍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盍安

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

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

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執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

言滅之之計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

國國調中國也上所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

棄其車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豈未知且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

國語卷之... 楚語... 空齋書室

成公嘗也至此哀元季歷五公夫越國吾攻而勝之矣非未知也吳地觀自習水百

吾能居其地吾能棄其有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滅之失此利也雖博之夫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

內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內

楚大夫伯州黎之子也魯昭元季州黎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弓王殺之非也曰子苟

殺越國之皇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

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豈

與之成而卒之也成弓句踐說於國人也說解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曰暴露骨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皇也寡人請更更改於

是葬以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息賀有喜送往者迎

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豈臣士

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其身親為夫豈為馬馬

馬馬在句踐之地南至弓無無今諸暨有句北至弓

東至弓今嘉興西至弓今嘉興姑蔑姑蔑今大

廣運百里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乃致其交

兄也弟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

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且蕃

命壯者無取老婦今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其父母有臯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臯禮三

娶二十而嫁今不將免者自告也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待禮者務商民也

也生丈夫一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知擇人

陰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

與之餼餼會也當室者以三季釋世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三季

支子以三月釋世政支子必哭汰葬埋之如其子令

孤子寡婦疾殄貧病者內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稟已會之也

其達士潔其居潔其居節舍美其服賜衣也飽其會稟餼也而摩

厲之於義四旁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也句踐

載棺與脂於自行棺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誦也無不歎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衣十季不收於國民居

有三季之會古者二季耕必會餘一季之會國之父兄請曰管者夫

舜耶管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大節矣度也言報之

句踐辭曰管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臯也寡人之臯

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父兄又庸用也

請曰越四對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息報父

母之仇臣而齒報君之讎其有設不盡力者乎請復

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間古之賢

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忠行之少也也

今夫垂衣水犀之中者億有三千言多也

國語卷中 越語上 三 安青書堂

來而大今徽外所遂有山犀角水犀水犀之皮有肉不

患其患行之少恥也而患其患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

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則恩賞退則恩刑

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

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以夸孰誰也

於漫漫地名在九季又郊敗之在京二十季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

良為人之師廷不足且辱君矣請且金玉子女賂君

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且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且吳

子越越可且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

甫句東甫用江句章也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

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言已季長於越王覺差

也君若不忌周室而為蔽邑宸寓宸屋雷寓也

滅女宗廟寡人請以余何面目且視於天下乎越君

其次也次舍遂滅吳

國語卷二十一 越語下

國語卷二十一

越語下

韋昭解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句踐三年魯元季范蠡進

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有定傾定安也有

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天盛天也天道盈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

當卑辭尊禮玩節事者與地與地與地可疆生事不究不

可知成王不問蠡不設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

盛而不驕元氣廣大者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

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言昌行是謂守崑隨言也

崑行

止則止天皆不作弗為人客天皆起也攻者為客起謂

人事未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畔逆亂今君王未盈

而溢未盈國未富實未盛而驕驕自驕泰也不勞而

矜其功未有大其功也天皆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

也欲伐人事未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歸於人

躬身天無木至人事不起故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

戎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

始於人者人之所率也始於伐人淫佚之事

上帝之禁也淫佚放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

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

湖五湖也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

用子之言自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念

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

人奈何已在傾危故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

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尊之旨

如此不已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

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曰請士女

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臣國家之重器重器

寶器

也吳人亦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目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吳

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對之內百

姓之事蠡繫如種也四對之外敵國之制大蠲之事

種天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

官於吳隸為臣也三季而吳人遣之句踐曰魯哀元季

而大之句踐改修國政後卑事夫差在歸反至於

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故問節事范蠡對曰節

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目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

皆也失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

名受其功名也利謂美惡皆成目養生物之美惡各

之呂者養豈不至不可彊生有皆也事未究不可彊成

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因貴之所安而定之同

男女之功功豐稽絲除民之害目避天殃田野開闢

府倉晉積財曰倉民眾殷殷盛無曠其眾目為亂梯

恆制乃可目有天下之成利恆常也事無間皆無反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則能在越而吳事有豐樂也必有目知天地之

國家之憂也蠶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對之內百

姓之事皆節三樂三樂二曰日之務使不亂民功不逆

天皆因事有業故功不亂五穀稷藟民乃蕃茲也

君臣上下交得其忠蠶不如種也也四對

之外敵國之制太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

柔而不屈內外雖柔順彊而

不剛內雖彊盛德虐之行因曰為常德唐尚書云言無

所斬伐及黜效也曰為常曰為常外生因天地

之刑以殺也刑濶也殺生必因天地天因人因人善

之聖人因天天聖象聖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

凶之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是故戰勝而示報敵寡

也取地而不示不復反交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

少而名聲莫不種大系如蠶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

之治也

四季主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二二季昭謂四曰先

人就世不穀即仗世終世也吾季既少未有恆常

出則貪於人則酒於百姓之不圖唯自與車好游

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吳人之柳不穀

天又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未可也蠶聞之上帝未考皆反是守考成也

天未成越

天未成越

天未成越

當守天者天者覆索者不祥也覆索者不祥也素求得者不成反受其

殃言得天者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失德滅名

添走以凶有殺有子有不子有子而復殺也有不子人所殺也不子天所去

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

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王曰諾

又一季反國五季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

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也亂民功

逆天背信讓善優優調非憎輔遠相道為輔聖人

不出聖通也通知之忠臣鮒貴費唐二君云解骨子

皆囚相御尊適相

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囚意取容轉相

且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

諾

又一季反國六季魯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必齊屬其子於范

蠡對曰逆節萌生逆節萌生也天地未形而先為

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其事是已不成雜受其刑雜

刑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季反國七季魯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必齊屬其子於范

蠡對曰逆節萌生逆節萌生也天地未形而先為

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也范

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饑困愁怨之王姑

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也故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

言人事子應我曰天肯今天應至矣子應我曰人事

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

然後乃可且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今其禍新民

恐稻蟹其君臣上下皆知其欺財之不足且支長久

也也彼將同其力致其以猶尚始始危也言伐吳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落使越王為念也宮中

之樂無至酒棗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

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

可且致天地之極極誅王姑待之且待肯也自此後

至於平月爾雅曰九月為平謂魯哀十六季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曰餽飯不及壘餽大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臣

固將謁之謁請也請臣聞越肯者猶救火追凶人也

蹶而趨之唯恐弗及也蹶走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

五湖吳人聞之出批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

國名卷下 越名下 六

也其分也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主姑

勿許也臣聞之得者無怠者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

之災贏縮轉化後將博之論縮進退也天節固燹燹固

有轉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

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贏縮且為常四皆且為

紀且為常隨因縮紀猶濶也四皆有轉運用兵有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天道

皇皇日月且為常也皇皇著明者且為濶微者則且

行謂日月盛滿皆也微謂虧損薄食也陽至而陰

陰至而陽也至極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後則

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沈近則用

柔遠則用剛敵近則抗威厲辭且亢禦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執往赴其

所執的也無執無常所也行軍用人剛彊且禦

陽節不盡不以其野言敵且剛彊來禦已其陽節未

彼來赴我固守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

災彼有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且參之言雖有災

也未盡其陽節盈各陰節而效之彼陽勢已盡而各

也安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

為客於首宜為人客剛彊力疾陽宜為人主安徐而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首宜為主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

也凡陳之道設右目為牝益左目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

為牝在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無窮也

日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

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季吳師自潰魯哀二十一月越圍吳

二月丁卯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目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目員

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

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雄

行成於越王孫姓也曰咎者上天降禍於吳得臯於

會稽會稽越棲於會稽皆也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蘇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肯

為之庸庸用也因天得肯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天形體也

節不遠五季復反節期也五季再閏天數一縱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滅近五季也先人有言曰伐

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曰伐柯其遠不遠也

也今君王不斲其忌會稽之事考主曰諾不許使

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愈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

諫曰執使我蚤萌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季謀之一萌而棄之其可乎

國語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吳王孫

十季不收於國勤身且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

也難王曰各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且應使者程挈也曰管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且報此禍各王

設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

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

蠶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

曰王孫子管各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微也言

小國於周室微列不能成子周禮者子之國對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

也陂龍鼉與鼈之與處而龍龜之與同階龍龜蝦蟇也水邊次

附余雖覲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談

者乎覲面自之兒也談談巧辯之言也方欲王孫雄

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請曰辭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朝事

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臯於子無使我為使者

辭反反報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且隨使者至於

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反至五湖范蠡

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勉王且德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人臣者君息臣勞君辱臣死管者君王辱於會稽臣

所目不以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蠶請訟會稽之
 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緜漫
 於越國子聽各言與子分國不聽各言身以妻子為
 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灑也遂棄
 輕舟自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臣良金為
 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呂誦金鑑其形浹日而令大夫
 朝之從申至申為浹環會稽三百里者臣為范蠡地環
 也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漫於越國
 也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
 也也

國語卷二十一 卷終

解也